



● 雅克·拉康
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

马元龙 著

东方出版社

雅克·拉康

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

马元龙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益刚

装帧设计：罗明波 时婵娟

版式设计：鼎盛怡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 / 马元龙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9

ISBN 7-5060-2578-7

I. 雅… II. 马… III. 拉康…精神分析—研究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924 号

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

YA KE LA KANG, YU YAN WEI DU ZHONG DE JING SHEN FEN XI

马元龙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peoplepress.net>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25 千字 印数：0,001-4,000

ISBN 7-5060-2578-7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12 65289539

序 言

若要了解西方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生的变化，拉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关于西方文学研究的这种变化，希利斯·米勒曾有一个堪称经典的说明。他说：“自 1979 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①

研究趋向的转变意味着学术语境的变更，研究者因此面临着对思路、方法乃至“问题意识”的调整；用陈寅恪的话说，其关系到理论研究是否“入流”的问题^②。于是如何把握文学研究上的这种转变，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许多人似乎只注意到了米勒上述言论前半部分所描述的现象——文学研究的中心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移，却有意无意地忽略

①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16 页。

②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236 页。

了推动转移的动因是由于语言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米勒所说的，7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对语言的关注中心已从“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了探讨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米勒看来，是否注意到这一点可谓事关重大，因为一旦排除了文学批评涉足于社会历史是通过语言阐释这个环节实现的，文学研究向历史、社会、自我的转移，就会被误解成批评是在退回到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方法之中；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早于新批评、已经过时的注重传记、主题、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开始大规模的回潮。基于此类研究方法的论著横空出世，仿佛新批评方法——更不要提更新的理论方法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①类似的情况同样见诸国内学界，比如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就非常流行，它把西方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描述成一个因“语言转向”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过渡到“文化转向”的历史过程。这种把语言研究和对文学的文化阐释理解为两种彼此无关的批评话语的做法，全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的文学研究之所以会关注文学的社会意义、历史维度与文化内涵，其实是基于与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思想密切相关的一种认识，即“文学研究虽然同社会、历史、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体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②也就是说，70年代以后的理论研究之所以会关注文学与社会、历史、自我的关系，是因为文学批评有了自觉的症候（Symptom）意识，它意味着文学批评不再把语言仅仅

①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② 同上，第218页。

视为结构研究或修辞研究的对象，而是更倾向于把文本语言视为一种症候，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文本症候的读解，揭示隐藏于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蕴涵。

西方文学理论能够迈出这一步，使自己的语言阐释走出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而转向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文化”，与拉康把语言研究引入精神分析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拉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与弗洛伊德把无意识和欲望、冲动等生物性机能联系在一起不同，拉康强调“欲望必须从文字上去理解”、“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从而将无意识解释为由语言所塑造的、形成于主体间关系的产物，得出了“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的结论。而拉康所理解的语言，又是一个能指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言的意义不是生成于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而是形成于能指与能指之间的连绵过程，语言阐释也因此成了一种追踪捕捉意义的活动。所以，在拉康看来，语言以及人的语言活动与其说是在指称事物传递意义，还不如说是显露无意识活动的一种症候。这个思想不仅让精神分析学彻底摆脱了与生物学的关联，而且还把语言研究从结构主义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开阔的文化视野。受拉康这一思想的启发，阿尔都塞提出了“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理论，其要义就在于强调，文本研究不仅要读解语言的字面意义，而且更要把文本的语言视为一种症候，以此入手来分析和捕捉文本的隐性话语。显然，解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才走进了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论域；我们也只有在拉康的语境中，才能理解保罗·德曼为什么会以如下思路来解释文学与社会、历史、自我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语言和自然的现实的混淆，指涉物和现象论的混淆。因此说，文学性的语言学，比起包括经

济学在内的其他任何探索方式来说，在揭示意识形态的畸变性上，都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在解释畸变性的发生上，都更是一种决定因素。”^①

拉康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却未能得到国内学界的相应关注。我们不仅缺少关于拉康的研究性著述，而且对拉康著作的翻译也很有限。所以，当元龙提出他想以拉康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虽然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提醒他，以现有的中文资料要做好这篇论文恐怕很不容易。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元龙竟然从收集、阅读、翻译拉康著述的英文译本开始他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他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可想而知。在学风浮泛的今天，这种精神更让人感到难能可贵。元龙的执著也感染了我：他不仅每翻译好一篇文章就用电子邮件发给我，而且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在夜深人静时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也有熬夜的习惯），兴奋地告诉我他阅读拉康的心得或写作时突发的灵感。教学相长，在元龙苦读学位的三年里，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这里既有拉康的理论，也有对思想的渴求和敬畏。

元龙关于拉康研究的著作就要出版了，希望这既是一个总结，又是一个开端；对元龙和他的学术生涯来说如此，对拉康研究和西方现代批评学研究来说，更是如此。

孙文宪

2006年6月于武汉

^① 保罗·德曼：《对理论的抵制》，见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目 录

序言	1
导论：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1
第 1 章 拉康的学术渊源	9
1.1 语言、言语与能指：索绪尔	10
1.2 象征：列维—斯特劳斯和马塞尔·毛斯	24
1.3 欲望与历史的辩证法：科耶夫的黑格尔	36
第 2 章 主体的颠覆或者自我的本质	49
2.1 镜子阶段	50
2.2 自恋与侵袭	60
2.3 菲勒斯的意义	75
2.4 谁在说话？	84
第 3 章 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	105
3.1 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	106
3.2 原始压抑与无意识的产生	119
3.3 意识语言与无意识语言：锚定点	129
3.4 隐喻和换喻：无意识的形成机制	145

第 4 章 欲望的辩证法	163
4.1 异化与分裂	165
4.2 需要、要求和欲望	172
4.3 欲望之因：对象 a	186
4.4 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	205
第 5 章 拉康的三维世界	211
5.1 想象的诱惑	212
5.2 象征与文化	228
5.3 不可能的实在	249
第 6 章 精神分析的终结	269
6.1 精神分析的形势及其基本原则	271
6.2 移情与抗拒	291
6.3 精神分析的结束	304
拉康主要术语英语、法语、汉语对照表	315
参考文献	319
后记	329

导论：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拉康将精神分析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创立；其次是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我心理学对弗洛伊德的背叛，这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倒退；第三个阶段是拉康使误入歧途的精神分析“回归弗洛伊德”。拉康对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描述是实事求是的，这一点也为路易·阿尔都塞所承认^①。

拉康总是以一种非常骄傲的风格谦虚地坚决声称，自己对精神分析所作的任何别出心裁的阐释都是为了使精神分析回到弗洛伊德奠定的科学方向上，自己的思想与弗洛伊德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就给任何研究拉康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在从弗洛伊德到拉康，再从拉康“回归弗洛伊德”的循环中，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一种辩证的立场，一方面要看到拉康与弗洛伊德的一致；另一方面要看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早期的拉康研究学者，尤其以安妮卡·莱麦尔为代表，虽然她是拉康的亲炙弟子，对拉康的思想有非常真切的体会，但她对拉康思想的创造性似乎没有足够的认识。随着拉康研究的深

^① Louis Althusser, "Freud and Lacan", *Jacques Lacan: 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 (III)*, ed. Slavoj Zizek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49.

人，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拉康与弗洛伊德的巨大差异，于是形成了第二种意见。这种意见认为，拉康的理论虽然没有超出弗洛伊德划定的范围，但其基础已经发生了位移，尤其重要的是，拉康使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在方法论上发生了质的转变，也就是说，从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转变到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这一点不仅是路易·阿尔都塞和弗雷德里希·杰姆逊等文化批判学家的认识，也为精神分析学领域内部的学者，比如布鲁斯·芬克和阿兰·米勒等人所认同。

在充分理解弗洛伊德和拉康思想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去审视他们，也就是从哲学的视野去审视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二者内在的逻辑联系。正如罗伯特·萨缪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将精神分析视为对现代哲学激发出的许多问题与矛盾的回应，比如，弗洛伊德区分的感觉、意识和记忆，或者本我、自我和超我，与拉康离析出来的主体的三种精神秩序——实在、想象和象征，就可以分别对应于哲学领域中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①。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主体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诞生出来之际，他是一个绝对孤独的存在，与任何他人都没有关系，支配他的是实在界的感觉和知觉。但是这种原始的实在状态，这种纯粹的存在，将被随后发展起来的现象学上的意识所取代；在意识之中，纯粹的感觉经验将被自我这个代理取代。拉康将自我这种意识统觉称为想象，因为自我建立在先行获得的格式塔式的身体形象之上，而这种形象只是一种幻觉。当主体顺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进入语言，接受父亲的

^① Robert Samuels, *Between Philosophy &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3), 1.

法律之后，他的主体性就真正建立了起来。这时，“主体不再是一个自在的存在 [Being-in-itself]（实在），也不是一个自为的存在 [Being-for-itself]（想象），而是一个他为的存在 [Being-for-Others]（象征）。”^①

拉康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同样可以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发现。弗洛伊德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修正了早期提出的心理拓扑图，将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三元组更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元组。本能性的感觉（本我）所对应的正是存在主义的实在，个体意识（自我）所对应的正是现象学的想象（萨缪尔认为，弗洛伊德的意识之所以是现象学的，那是因为它所强调的正是认知自我的意向），而社会法律（超我）所对应的正是结构主义的象征。弗洛伊德思想与哲学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找到线索。弗洛伊德在其第一篇学术论文《科学心理学工程》（*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中就将心理分为感觉、意识和记忆；虽然我没有这篇文章，但相关的论述我们可以从《释梦》中找到。这种划分同样对应了三种哲学和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细读弗洛伊德，我们完全可以在另外三个概念之间发现精神分析与哲学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性欲、自恋和死亡本能。受性欲支配的主体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性欲本身，处于自恋中的主体则只考虑自己和一个特定的对象，而在超越快乐原则的死亡本能中，主体感受了他者^②的存在。显然，这三个概念也可以分别与拉康的实在、想象和象征对应。

精神分析与哲学的逻辑联系还可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宏观视

① Robert Samuels, *Between Philosophy &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3), 2.

② 本书一律以他者来表示拉康的 Autre / Other，以“他人”来表示拉康的 autre / other。

野中去认识。卡尔·奥托·阿贝尔（Karl Otto Appel）将西方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论阶段。本体论阶段从柏拉图到笛卡尔，此期的兴趣焦点是客观世界，对认知主体不感兴趣；认识论阶段从笛卡尔到康德，此期的兴趣焦点从对象的存在转移到认知主体或者自我；从20世纪开始，哲学进入语言论阶段，关注的中心从认知主体转移到了语言和他者性。

哲学发展的本体论阶段与精神分析的实在对应，在本体论阶段，兴趣的唯一中心是客观世界，这与前主体在实在中只关心纯粹的感觉是一致的。在认识论阶段，兴趣的中心转移到认知主体，这与主体在想象中只能看到自我及其对象是一致的。在语言论阶段，哲学开始在对象和主体之外反思语言与他者的问题，这和主体在象征中不再囿于对象和自我，开始从他者出发来认识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要强调的是，弗洛伊德思想与拉康思想和哲学的对应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类比，了解精神分析和西方哲学的人自然明白这一点；此外，正是因为两者与哲学具有相同的对应关系，这就证明拉康与弗洛伊德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的逻辑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拉康就实在、想象和象征的阐释已经内在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之中。

主体从实在到想象、再到象征的发展固然不能从按部就班的时间关系上去理解，但我们之所以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相提并论，那是因为此中自有一种逻辑必然性。如果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发展不是偶然的，那么，就精神分析来说，无论在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那里，从实在到想象、再到象征的发展也自有其必然的根据。我将在本书中详细剖析这种内在的逻辑，在此暂不多言。

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忽略拉康与弗洛伊德的差异。毫无疑问，尽管拉康一再坚持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在于使精神分析“回归弗洛伊德”，但拉康与弗洛伊德的差异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条回归之路不是两点之间的直接连接，而是经过了科耶夫的黑格尔，以及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和索绪尔。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概念和术语上。概念上的差异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首先，拉康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是弗洛伊德所没有的，比如他人和他者，能指和所指，隐喻和换喻，想象、象征和实在，以及对象 a 等等；其次，即使是为两者所共享的无意识、欲望这两个精神分析最为基本的概念，其内涵在各自的范围内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随后会知道，拉康的无意识与欲望与其说来自弗洛伊德，不如说来自列维—斯特劳斯和科耶夫。

当拉康坚定不移地说“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时，毫无疑问，他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把无意识从人类学移植到了精神分析学，这种移植几乎完全清空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内涵。“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由若干初级过程构成的，在那里，表象和幻想都被释放出来，或者被激活，或者受压抑，因此它与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大相径庭，而拉康采用的恰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概念”。^①当然，这种移植不是照搬。虽然二者都认为无意识起源于人类的乱伦禁忌，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因此而生的首先是妇女的交换，但拉康认为首先是菲勒斯的交换。

与定义无意识的方式一样，拉康将欲望定义为“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这个定义直接来源于科耶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重新解读，科耶夫的这种解释之所以立刻就吸引了拉康，就

^①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略有改动。

因为其中已经内含了欲望的语言之维。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创造性地发挥了科耶夫的解释。“对于拉康主体的欲望而言，不再存在任何器质之物，它与一切生理学现实都摆脱了干系，就像语言学的记号断绝了它与指涉物的联系一样”。^①

但是，两者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各自不同的方法论上。弗洛伊德的方法论所依托的是 19 世纪后期蓬勃发展的生物学，这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科学。毋庸讳言，我们可以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生物主义基调。然而拉康的方法论所依托的是 20 世纪中期才真正开始产生广泛影响的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拉康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正在于他将精神分析引入了现代语言学的维度，从而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解释了精神分析。在拉康这里，弥漫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生物主义色彩已经被彻底洗滌干净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斯达法·萨福安说：“这种回归，不在于去简单地阅读，也不在于对其老师的著述进行新的探讨，而在于一种评述，这种评述需要经常地参照被确定为话语经验的一种精神分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这种定义是再明白不过的，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除此之外还能分析什么。”^②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拉康与弗洛伊德的联系，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方法论差异。拉康对精神分析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将现代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引进了精神分析学，从而实现了精神分析学领域中的方法论革命。“拉康分派给语言的角色，使精神分析的重点有了变化。它从 50 年代中期的一个医学学科，一跃成为人文

①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第 168 页。

② 穆斯达法·萨福安：《结构精神分析学》，怀宇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中译本序第 13 页。

科学的核心学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①事实上，拉康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弗洛伊德的差异，他始终高举“回归弗洛伊德”的旗帜也绝不仅仅是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孤军奋战的策略；确实，他在精神分析的实质上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必须从**他者**的维度，也就是语言的维度中去理解主体的无意识。这种一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创造性的发展。严格地说，这种一致体现在拉康将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弗洛伊德那里尚且不能得到明确表述的主题在现代语言学的指导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表述。

正如在科耶夫之后，人们对黑格尔的认识必须从科耶夫开始一样，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在拉康之后，人们对弗洛伊德的认识也必须从拉康开始。事实上，自从拉康的思想从一期期的研讨班上向世界辐射出去，人们就不由自主地以拉康的方式去理解弗洛伊德，理解精神分析学。

^①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1、152页。

